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一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一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闊出伐宋德安嘗拒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名臣事畧云復見樞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樞為一莞樞與之言奇之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訣樞恐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

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名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于燕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敎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

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經義攷載有春秋通旨一書與萊份作後序

冊曰濂洛心傳探源洙泗紫陽集成庸衆猶昧復起爵俘倡道燕都手疏口授乃蹦蓁蕪向微先生孰啟羣儒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幼端慤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更三師考歲畧云衡幼與羣兒嬉戲嘗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過難而無後師處時設位祭之終身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游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聖學宗傳云父家貧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既避難徂

咏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名臣事畧云壬辰北渡隱居大名自稱其齋曰魯因號魯齋先生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考歲畧云姚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訪之得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歸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時年四十志學如成童 國學事跡云衡自得小學則盡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尋移家蘇門山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

郎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名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令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世祖出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會世祖南征乃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送臨潼而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考歲畧云庚申上即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時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衡樞竇默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欲使疏遠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

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明年謝病歸考歲畧云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張文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衡憂請執弟子禮衡拒而止文謙數忤倖被譴責至是遣人求言衡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從義始若甚難終爲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幸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下有害斷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于色又發于聲天道無他庸成汝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相年甫二十一謂其未諳機務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中書省事衡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摹言自古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

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必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旣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戞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

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本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鄉時矣唯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

以匕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家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廄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工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為邪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

進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効諸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制版籍之數）並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

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則其說由來遠矣臣請舉其切要者欵陳于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至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

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終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邪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則替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唯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强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使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聞如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

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而名之命之汎如厮養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其間貴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甘尸素以取譏天下後世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尚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拂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大禹聖人聞善則拜益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試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姦邪之

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莫能知唯巧也故千蹊萬徑而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直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甚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意迎合竊其勢以立己威濟其欲以結主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萬姓遠仇而去之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士

雲合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其故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爲政愛下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此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從而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則怨心生焉人才不甚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薄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人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

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誤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湧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後若是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海內殷富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天之樹君本爲

下民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言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舜典臣嘗反復推衍參之往古而聖賢之言無不

用驗之歷代而治亂之迹無不合嵇此道之行則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此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樹藝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庫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庶人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使士安夫士農安夫

農工商安夫工商則在上之人始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覬覦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爲喜怒喜怒之色見於貌喜怒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出於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無不中節矣人之攜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在下希進之人往

往來誑逝愛與之爲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甚宜深念數變巳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若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深嘉納考歲畧云衡每有奏對上必先擇善譯者然後召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衡又疏言國家汰省冗官正所以重名器抑僥倖勵廉能其爲善政無疑也然言之甚易爲之甚難蓋人之情大抵患於得失故凡得則喜失則怨所謂巳奪者猶可與巳與者不可奪正此謂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撓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旣不可復追繼自今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

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然久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壅庶乎可補前日之失又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後世爲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號爲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實法古或者謂樞密併於中書合古冢宰總百官意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爲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邪國家切務止在得人人苟未得徒紛更於此無益也帝以衛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

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與省部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爲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未幾阿合馬領尚書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議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請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事畧云西相阿合馬語衡曰公何以言吾反衡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相曰公實反耳人所嗜者公一切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果如君言得罪亦無所辭阿合馬由是啣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

擬衡出及闕選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舉官自代衡奏曰用人天子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太學會衡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若輩大樸未雕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

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國學事跡云衡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曰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人欲令蒙古生學習算術遂自書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俾諸生誦其年數而加一歲之其習字必以顏魯公爲法嘗曰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　又云衡說書章數不務多唯懇欵周折見學者有疑問則喜荅習字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嘗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又言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而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所致士君子當以務農爲生商賈雖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權臣屢短毀漢法諸生廩食常不繼或稍引去衡請還懷帝問翰林學士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令其去賓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考歲略云十年四月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上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云先生出處闇時世汚隆我輩不可强之先生自處審矣遂合辭代奏得告南歸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

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命守衡學規性理大中云世祖欲取宋問計于衡衡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殷兩國生靈非計也喜及宋下世祖亦不以是少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謂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已自乖外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語詳郭守敬傳十七年曆成上之賜名授時曆頒天下六月以疾益進得請還懷考歲畧云衡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聽奏上令衡起賜坐勞問皇太子眞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衡家居簡絕人事常課僮僕事耕墾勤於自治踰年病革值家祠祭衡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祖考乎扶而起奠獻如常儀既徹家人餕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號慟墓下者考歲畧云衡疾甚醫者診

之曰損陰偏陽謂之疾今六脉皆平先生其稍瘳乎衡曰久病諸孫乎者不治吾殆將不起矣適仲春祭祀力疾奠獻既曳杖于門曰予心怦怦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竊遂發嘆奄然而逝衡嘗語子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且不用二氏教

衡善教其言呴呴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及去人皆哭泣不忍舍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是豈矰繳之可及邪王磐氣概一世少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其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凉珪組軒裳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載誰與爲徒嘗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成宗大德初追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仁宗皇慶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立書院于京兆給田奉祠事名
魯齋書院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爲蒸民之先覺　考歲畧云衡之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兆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遒雜出衆手非完書也　牧庵文集云衡嘗戒學者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故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非之均罪均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
東丹王十世孫也祖父在金世嘗官東平因家焉有尚早篤學
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弟至元八年衡除國子祭酒奏有尚爲
齋長及衡告歸以有尚爲助教嗣領學事居久之除祕書監丞
出知薊州皇太子眞金在東宮名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去而
國學事廢廷議謂非其人無足繼衡者乃除有尚國子司業時
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僦民居有尚屢以爲言二十四年朝廷大

起學舍立國子監增廣弟子員以有尚爲祭酒儒風爲之丕振
尋以耄辭大德改元召拜集賢學士八年又以葬父乞歸會
朝廷思用老儒安車召之累辭不允復起昭文館大學士兼祭
酒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真切以恭敬
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
道者舉皆屏黜其法一遵衡舊而誠謹有加身爲學者師表數
十年海內宗之既而年老力請還家卒年八十六諡文正
刪曰大儒之生與君相等應運乘時月輝日炳出處皦然
頑廉懦警致君澤民非寶非徑
李俊民字用章中堂事記云號鶴鳴老人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
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
學教授鄉里有不遠千里來者其於理學淵源冥搜隱索雖片

吉隻字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為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恐重違其意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始驗而俊民已死賜謚莊靜先生楊奐文集云年八十餘而卒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談經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語詳金史當路者忌其直左遷邳州軍士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理學宗傳云是時關洛之學未行於中國獨金儒張特立頗以程易教授北方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

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
中庸先生令趙寶臣詣其家存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既
即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
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奄
忽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曆
年繫事記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
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售推恩授彭城簿志抑鬱不樂復
求試一夕夢在李彥牓下閱計偕士無其人時昶年十六已能
文乃更名曰彥父子同赴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世
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貶各異時人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
復仕昶顓悟過人初從父入科場儕輩少之監試者遠其次舍

伺察甚嚴昶下筆數千言立就釋褐授孟州溫縣丞名臣事略云寓陳之項城聚書深讀仍手自抄錄爲日課不輟蒙古兵下河南奉親還鄉里行臺嚴實辟授都事實卒子忠濟嗣還昶爲經歷李謙墓碑云東平大府民繁事殷昶贊畫未始依違宋子貞居幕長議論率與昶合時朝廷裁抑諸侯法制寖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不許尋以父憂去杜門教授一時名士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碑云服除忠濟不欲以幕僚相屈爲置師席躬率僚屬問經傳多所開益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兵之要昶論治國則以用賢立法務本清源爲對論用兵則以伐罪救民不嗜殺爲對深見嘉納及即位召至開平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省科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百姓困於弊政久矣聖上龍飛首須明詔天下之人如復更生拭目傾耳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除之政未孚故也側

閱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或加多十六七止驗見戶應輸猶或不逮復令包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豈聖上撫賢更化意哉省府從其言得繇逋戶賦中統二年春內難平昶上表賀因進諷諫曰患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日新其德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須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爲南面逸豫之戒帝稱善久之嘗燕處遙見昶斂容曰李秀才至矣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昶條十二事劃除宿弊事畧云朝議令老疾輸賦昶上書曰聖主即位之初凡鰥寡疾癈之人命所在優恤去歲省府常有勞諭俾給糧收養旬月之間一予一奪非所以示信也至元元年罷同議官昶謝事家居五年起爲吏禮二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必延置上座傾聽其說姦臣

阿合馬進用程師蕭老歸丞相安童奏徵之不赴八年起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旋致仕卒年八十七程嘗集春秋諸家說折衷之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早年讀論孟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楯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事畧云程資質重後生小子望之若莫可梯接及前則溫粹見於面樂於導誘有問辭即竭終始畧無所隱薄世味以恬退自安家居坐一[illegible]古史滿前齋[illegible]久不厭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父述刻意問學好長嘯世祖中統初劉肅宣撫真定辟爲武邑令以疾辭年四十未有子一夕夢神人以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因故名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字三歲識書六歲能詩長而深究性理之說丹閣方刪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

授眞定因從之游畿輔志云彌堅應城人元兵徇漢上北[illegible]北內家眞定爲人淸苦嚴重學問醇正[illegible]賢賢要以忠孝之道訓迪諸生化服者衆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義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卽曉然曰我固謂當有是也皆評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賓客家雖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多所成就公卿使者過保定聞因名來謁輒避不與見或以爲傲弗恤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丞相不忽木力薦於朝至元十九年徵拜右贊善大夫初太子眞金建學東宮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至是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請歸俸給一無所受已復召爲集賢學士固辭不起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始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
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賜也是以凡我有生
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此理勢之必然
亘萬古而不可易非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
四十三年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
遝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得罪於聖門中庸
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嶄岸卓絕甚高
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皆知因之心者也但或得
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
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
之命來召即與使者偕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
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

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日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乎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遇以優崇之地邪獨是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暫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慨然百乖啓無一效乃請使者先還望闕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始終歲旎之書上朝廷不嚴致帝聞之嘆曰古有所不名之臣其斯人之徒與懷詳錄云翁許衛之聽名也道過眞定因謁曰公一學而起無乃太速乎衛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因不一愛集子貞之命或問之詩[illegible]鄉庄賜道不尊乃越二年卒年僅四十五無子仁宗延祐中追[illegible][illegible]部公謚文靖歐陽玄嘗作因像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兼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

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又有靜修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定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大學衍義蘇天爵云當世祖渡江時當作賦以武帝之有戰國則爲上降則爲奴之語世以此少之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熙既承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益向慕家與因相距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已之學深許與之熙將造其門而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熙嘗與叔備書曰易說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熙一來此行及三載得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

小作程課澄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閒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更日夕增懼耳四書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尚多有疑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閱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敘事本末終始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附注其後庶覬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同志以為如何益因之為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靜和易務為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

應對謹言信行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已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切實可謂善學朱子者生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數十年既沒鄉人立祠于橐城西祀之門人藏天爵為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歸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於時矣理學吾鄉劉靜修遺文皆熙所輯嘗語人曰吾每閱一過其行必有得於後學以詩文觀之何啻千里

删曰難進易退暗然不淄古有不石先生庶幾達則行道云可忝蛇自卑徇人孰知其非昌明絕學來者之師

張須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吳澄墓碣云父灝為彭澤主簿蜀有兵難讓從其兄貫寓新淦須安節因藏灦陽見其穆爲川爲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溧陽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講道上蔡書院須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邵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

根柢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術南北士鮮能及之碣云業進上詩賦不中歲試春秋義楊棣勉之學義理之學既而從棣家台州天兵南下家蕩焉煢然一身授徒自給世祖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中州士大夫皆遣子弟從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眞州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之稱曰導江先生以薦朝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著釋奠儀註其序曰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稍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今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荊榛蓋三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

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前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獻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爵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配與主人供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於茲思有以正之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久耳若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

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采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與此篇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足徵云碣云爲制籩豆更定禮儀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從祀秋滿鄭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以湫其郡人留留四年學徒日富以薦授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儀眞頫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說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說說如也其及門知名者甚多夾谷之奇楊剛中尤顯卒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按墓碣尙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引說訓蒙經史入門幽里遁藏淮揚課稿等書吳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授据博貫穿縱橫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眞州守臣以頫及郝經吳澄皆常留儀眞作三賢祠祀焉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嘗受業于張頫家貧躬耕爲養雖寒暑力學不懈遠近爭聘爲師武宗至大中舉茂才爲范陽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以廪薄曠職

思晦獨儉約自持教養有法北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仁宗雅尙儒道一日問孔子裔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且長者思晦也復奚疑命襲封衍聖公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於朝曰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爵秩詔加封聖父啓聖王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嘗宣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爲不早辨則眞僞久益不明遂會族人稽世系斥之而重刻宗譜于石卒謚文肅闕里志云三氏學舊有田三千畝子思書院有營運錢萬緡取息以供祭祀思晦皆理復之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金氏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厲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而榦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當宋末遂絶意進取會

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廸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不惜傾貲營贖之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惟勞問辛苦當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覲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書二十卷名通鑑前編其序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别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采合而别記之若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寖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事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

是書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之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前編昔司馬文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旣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背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作也又著尚書表注二卷其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

言僞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頤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列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山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隋梁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

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注之作雖爲疎略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他所著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謙並加校定傳之學者晩年退居仁山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成宗大德中卒文宗天曆初廉訪鄭允中上其書于朝順帝至正中賜謚文安

冊曰乃心繫宋身卒於元師王淑何考亭淵源前編采輯涑水功臣吾道在南斯有傳人

蕭斛字惟斗陝西奉元人性至孝自兒時已不凡初出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輙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受業甚衆輟耕錄云斛蚤歲吏甞有一日呈牘尹前尹偶墮筆目斛拾之斛陽爲不解而止白於公事如此者三斛曰某所言者王事也拾筆非吏所任即嘗出遇一婦失金釵道旁疑斛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

後耳斛命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森行遇冠者詭曰我蕭先生也冠驚愕釋去世祖分王秦時斛與韓擇同侍泰邸劉致諡議云以平章成寧王野仙薦斛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使從史先詣斛舍斛方汲水灌園從史不知爲斛也使飲馬斛應之不拒頃之冠帶出迎賓從史懼叩頭請罪斛殊不爲意後累以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集賢侍讀學士徵皆不赴武宗嗣位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因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斛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

守人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
同邑韓擇字從善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人雖中歲後必
使自小學始或疑爲夌節勤苦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
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樂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
倦容士大夫遊宦過奉元必往見擇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
嘗名之赴京不起其卒也門人服緦麻者百餘人　侯均字伯
仁少孤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
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及千遍終於己無
益故其答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由是名振關中用
薦起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不待報即歸均狀貌魁梧
氣剛正人多嚴憚及應接之際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
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居奉元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閒言恕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世祖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宗踐祚即其家拜國子司業使三召不起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以恕領教事先後來學者以千計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召為左贊善大夫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言蕭開悟涵養之道明年移疾歸文宗天曆初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辭其學由程朱遡孔孟務貫洽事理以利於行教人委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繼母如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遂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

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家雖貧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所蕭𣂏居南山下自以道高當世入城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卒年七十八追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榘菴集二十卷

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𣂏弱冠從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力農學徒滿門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論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遊其門者皆學明行修卒之日門人私謚靜安先生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慨然有求道之志世祖至元十六年以薦爲陝西知法官未幾以親老歸養尋召爲太史院主事辭不赴仁宗皇慶初年踰八十以翰林修撰致仕卒年八十五其爲學自六經及孔孟微言與凡先儒所以開端闡幽者莫不研極其旨故心所自得往往有融

會之妙其事親孝與人交智愚貴賤一待以誠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校中山王結因朴之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家近龍岡學者因稱龍岡先生

刪因百家與同競夸者並名堪識字亦復難得所學果克必融衆質三賢溫恭足徵道力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二

儒學二

吳澄孫當 胡長孺從兄之綱之純 熊朋來 胡一桂 胡炳文

陳櫟 黃澤 許謙 吳師道 程端學兄端禮 武恪

吳澄當作澂字幼清江西崇仁人高祖曄元明善傳云其先自豫章豐城遷崇仁七世祖周生子璘璘生曄曄生燁燁生樞樞生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夢有物蜿蜒降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教之詩隨口成誦五歲日記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澄候母寢燃火復讀不稍懈既長知用力聖賢之學嘗宋末舉進士不第揭傒斯神道碑云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

尊勤亦如之家貧常從鬻書者借讀遂瞭之鬻者每問一篇輙終其卷十五歲知厭科舉業篤志聖賢作勤謹二箴又作敬和二箴後又作顔冉理一諸箴一篇是歲澄侍繹赴鄉試游程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臨汝書院一見奇澄命族子鉅夫同學爲友庚午應撫州郡薦 世祖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儀禮修正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徵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澄遊洪都程履郁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數千言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諸經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再三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初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仁宗皇慶初遷司業用宋程純公頒學校奏疏胡文定公瑗六學教法朱文公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忽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尋以集賢直學士召乘驛來京次真州疾作遽還英宗即位徵拜翰林直學士會勅寫金字藏經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所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祖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教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

凡爲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爲講官諸作太廟議者狃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有司疑於昭穆失次命在廷集議澄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憚於更張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受命總裁居數月書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意宴罷亟命小車出都遣官驛追之不及既還山四方來學者不下千人每日端坐拱手答問亹亹使人渙若氷釋初澄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

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
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
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
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
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書詩
春秋各有纂言其序易曰昔在皇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
十四當是時易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
易雖一本諸伏羲之圖而其取用蓋各不同焉三易既亡其二
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
淪落於方伎家雖其說具見於夫子之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
察也至宋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伏羲之易而學
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也今於易之一經首揭此圖冠於經

端以為伏羲之易而後以三易繼之葢欲使夫學者知易之本原不至尋流逐末而昧其所自云爾　連山夏之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或曰神農作連山夏因之以其首艮故曰連山今亡歸藏商之易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以坤乾為歸藏或曰黃帝作歸藏商因之以其首坤故曰歸藏今亡　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孔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葢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法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闕衍謬誤未悉正也今重加修訂視舊本為精善雖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

無□不錄亦猶云凡十三卷今存其序書曰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晁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間闕謬顛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數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東晉元帝時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氏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以授臧曹曹授梅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

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輩並指爲逸書則是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中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僞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

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遂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氏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

語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並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也夫以吳氏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何從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秩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予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凡四卷今存　其序詩曰風雅頌凡

三百十一篇皆古之樂章六篇無辭者笙詩也舊恭有謂以訛其音節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則歌辭也樂有八物人聲爲貴故樂有歌歌有辭鄉樂之歌曰風其詩乃國中男女道其情思之辭人心自然之樂也故先王采以入樂而被之弦歌朝廷之樂歌曰雅宗廟之樂歌曰頌於燕饗會朝享祀焉用之因是樂之施於是事故因是事而作爲是辭然則風因詩而爲樂雅頌因樂而爲詩詩之先後於樂不同其爲歌辭一也經遭秦火樂亡而詩存漢儒以臆說詩既不知詩之爲樂矣而其所說之義亦豈能知詩人命辭之本意哉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寘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未

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斷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合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今因朱子所定去各篇之序使不溷乎詩之正文學者因得以詩求詩而不為序說所惑若夫詩篇次第則文王之二南而間有平王以後之詩成王之雅頌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變雅之中而或有類乎正雅之辭者今既無從考據不敢輒為紛更至若變風雖入樂歌而未必皆有所用變雅或擬樂辭而未必皆為樂作其與風雅合編蓋因類附載云爾商頌商時詩也七月夏時

詩也皆與代之辭故處頌詩風詩之末魯頌乃其臣作為樂歌以頌其君不得謂之風故繫之頌周公居東時詩非擬朝廷樂歌而作不得謂之雅故附之豳風焉其序春秋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文各不同昔朱子刻易書詩春秋于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具竊謂三傳得失先儒固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按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語音字畫之舛此類壹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為失而公穀為得者則又豈容以偏狥哉嗚呼聖人筆削魯史致謹於一字之微三家去夫子未久也文之脫謬已不能是正尚望其能有得於聖人之微意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

公能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與奪未能悉當間嘗再爲緒訂以成其美其間不繫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氏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嗚呼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今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敢隨文生義以傳聖言顧有此志而未暇就故先爲正其史之文如此若聖人所取之義則俟同志者共講焉今二書不傳又作三禮敘錄曰儀禮十七篇漢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大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

各不同尊卑吉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尚苦難讀況其下者自宋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叙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惓惓也經傳通解乃其編類草藁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闕典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既亡經僅存五易之彖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編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之年何居夫傳文序文與經混淆不惟非所以尊經且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百年而莫

之攻非也莫之或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寘經後春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漳於是易書詩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九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脫稾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稾本而已若執稾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隷於其左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乎其閒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書詩春秋之四經既幸而正而儀禮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探索朱子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後

學者哉嗚呼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將百年以澄之不肖猶幸得私淑其書用是忘其僭妄輙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後經之記依經章次秩敘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文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它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俾

吾黨子之學末流不至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其尙敎助之哉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禮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剟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

小戴不同弁喪與逸禮亦與則知此二篇亦經刋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損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如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

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魏文侯時老樂工至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注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安石又爲新義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觝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

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稡成篇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旣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而大綱見於文集猶可攷也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例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敢收止就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指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

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
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
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
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
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義修而成之篇章文句
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
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功臣已也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
序文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
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
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
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稡此記多
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

絲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尤泛不及小戴書甚蕪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以俟好古之君子云

按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後至正十四年刻李俊民序云云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孫當繕寫甚謹吏部員外郎危素請而得之遂命工梓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是編所次所釋而深研之庶有得乎　明成化九年江西撫臣夏時正重刻三禮考注六十四卷楊士奇跋云右錄三禮考注大冊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

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嘗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璞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抄爲已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璞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然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鄒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今此書逸止六篇而中霤禘于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戴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援其意於孫當當能官閑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殺無別又其卷首亦裁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壁所增耶姑志之以俟知者

又嘗訂孝經定本合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其述辭曰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許沖云古文孝經孝昭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

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隋經籍志孝經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亡於梁至隋秘書監王劭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邢昺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亡其本近儒輒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

以應二十二之數　朱子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文第澄按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眞僞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爲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决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　許愼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愼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案說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

上節無閒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閒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條字其所增或一二字比今文徒爲冗美其所箴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冗矣

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澄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其序子静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人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閔也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焉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文宗

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孫當字伯尚幼承祖訓精通經史百家言澄旣沒四方從遊者悉就當卒業以薦由國子助教歷官翰林直學士順帝至元中江南盜起大臣有言當世居江右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授江西廉訪使偕兵部尚書黃貽招捕諸郡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旣受命即募民兵由湖關入克復建撫兩郡時參政朶歹方駐兵於此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因構爲飛語謂當與賊通詔解兵柄尋除名先是當平賊功狀自廣東海道未達京師而朶歹等公牘先至故朝廷責當左遷及得功狀知其誣復拜江西參政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戴黃冠服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屈歸

隱廬陵之谷坪所著有周禮纂言及學言稿

閒日儒首致用爲相爲師其大立言以教來茲三禮成編

百世可俟或朱或陸何同何異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其先自天台來徙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梧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長孺而其學益振咸淳中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長孺從之入蜀銓試第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歷任福寧州倅宋亡退棲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世祖下詔求賢有司强起至京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以揚州路儒學教授（輟耕錄云長孺應聘入見便殿趨進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箇尚不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憐其貧特授揚州教授）尋移建昌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寧海縣簿浙東大饑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法

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之民既而果索錢長孺抱牘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羣盜狙伺其間恒出抄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一蒼頭負槖從陰戒騶卒躡其後比至巖中盜果突出皆成擒盡捕其黨寘之法羣嫗聚浮屠菴誦佛書一嫗失衣適長孺出嫗訟之命以麥寘羣嫗掌中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竊視長孺指縛之還所失衣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紿言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叱之去未幾長孺治它盜令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至辯甚力詰曰爾家故有是何謂誣兄叩頭曰誠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呼其弟示曰非爾家物乎遂還之仁宗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

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熹弟子也淵源既正長孺行遊四方務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故所至摘發如神爲人光明宏偉務明心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汲汲勸誘如不及一時學者宗之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聽者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精勁有氣非其人雖一金易一字毅然不與書史會要云長孺耿介不同流俗與其書學鍾繇闊勁有立似其人　輟耕錄云趙孟頫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乃父求墓銘長孺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嘗銘者是日長孺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受之長孺卻金意堅甚其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衾不煖詎吟稿是鏗球鳴語之曰此余晚寓武林病喘一旦具酒食召比鄰別云祕密藏中休糧方也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

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死新編楚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謚曰純節先生

册曰儒者躬行立誠毋偶鉤距摘伏施之在位雖曰致用明察可與揆之斯道究非所貴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進士吳澄墓表云授寳慶府判官不及仕世祖初得江南欲盡求宋遺士而雅重進士以狀元王龍澤爲南臺御史朋來與龍澤同榜聲名不相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居州里聞生徒受業者常百人取朱子小學書提其要領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遍天下與人講經義日益不倦天傭集曰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舛訛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完書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人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

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
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疑使擯訛
圭兩條孔子但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
必非孔子之事可見古有能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爾記又曰
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
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系亂尚如此況經文
乎小戴刪取為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
禮選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尚多可刪而大戴篇中
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
位能記魏文之位為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
取焉且如行以采芡趨以肆夏揚中采芡趨中肆夏保傅兩言
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
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
鄭氏未及改正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
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載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可也用治書侍御史王構薦連為閩
海盧陵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調律呂協歌詩以典雅樂制器
定辭必則古式遠近師宗之晚以福清州判官致仕書史會要云自號彭
蠡鈞徒所作字以篆法寫隸體最為近古蓋倣魏鶴山云延祐設科行省爭請為考官朋來
以應試者大半皆及門不赴其後江淛湖廣率皁辭致禮朋來

始徃應其請及對大廷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初朋來以周禮首薦鄉郡而元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鮮朋來屢以爲言蓋朋來之學諸經中三禮尤深是以當世言禮學者咸推宗之墓表云孔穎撰貢舉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升歌之辭多闕江南學宮祀享有司所歌舊辭止有顏孟所在仍以衍顏孟者衍會思朋來爲更撰新辭補所不備春秋各按月律合朔迎神至送神十八曲郡使皆以之通行諸郡所請諸詩考宋蔡茂寄門白駒皆甯自足已樂之意至治中英宗始親祠太廟銳意制禮作樂學士元明善以朋來爲薦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有經說七卷自六經以至篆韻楪法靡不精究云　子太古字鄰初舉至順二年鄉薦官江西行省員外郎晚隱橘山著書以老見通志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號玉齋先生素精易初饒州德興沈貴珤史誤作寶受易於董夢程董受朱熹之易於黃榦方平嘗從沈董學著易學啓蒙通釋一桂之傳由其父得朱氏源

委之正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一統志云入元隱居著書以閩爲文公講學地遜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遊與之上下講義者十餘年歸則裒集諸家之說以疏朱子之言仁宗皇慶中著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及啓蒙翼傳三篇其序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其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考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讀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愚不敏俾爲啓蒙通釋以誨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寖失其真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謬者有之本義已復古矣復循王弼之亂者有之卜筮之教炳如日矣復祖尙玄旨者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

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艱而今終不可逾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爲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焦京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如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

當識君臣父子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子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尚此又作十七史纂其首篇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

恭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沌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更有宋于詩傳附錄纂疏並行于世學者稱雙湖先生一統志載何有人倫事鑑歷代編年諸書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父孝善先生斗元從朱子從孫小翁得書易之傳炳文尤潛心朱氏之學上溯伊洛以達洙泗淵源靡不推究仁宗延祐中以薦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嘗作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其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畫假伏羲以畫天不能言假文王

周孔以言然則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善乎予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矣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無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㳖凡可易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豈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是於羲文周孔之易而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邇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解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予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奧旨後之學易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

天矣其於朱熹所著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朱熹而爲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三十四卷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其序曰四書通何爲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予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明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

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又嘗曰纘山杜瑛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延年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同郡張存中精心儲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則是書誠有補云又著春秋集解禮書纂述大學指掌圖五經會義爾雅韻語等書武宗至大間其族子淀爲建明經書院以處四方來學者儒風之盛甲東南所居面山世號雲峰先生（薛延年字壽之存中字德庸皆炳文同時人）

陳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舉子業十五鄉人皆師

之末亡科舉廢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賢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設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其本眞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亡慮數千萬言凡諸說之有畔於朱氏者刊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有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由是朱熹之說大顯明於世其序書傳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謨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

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本朝科舉典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因亦宜然櫟不揆晩學三十年前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一桂見而許可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期與四方學者共之云延祐設科有司强之試鄉闈中選竟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臨川吳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凡江東人士就學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一統志載尙有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春秋三傳節注資治通鑑精節增廣通畧論古訓

蒙仁義晚年自號東阜老人

元詩選載有定宇集一卷

刪曰新安三子纂述精專闡揚書易本義昭然惜哉舊史寥寥數言捃摭遺文載茲簡編有功經學庶幾足傳

黃澤字楚望其先資州內江人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擬同年登進士蜀人榮之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于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元史云見鄰子天地自相依附語竊晝夜以思因玩河圖洛書恍然有得好苦思屢致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仰高鑽堅論以自廣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經解三禮祭祀述畧成宗大德中署江州景星書院山長已移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眾初澤屢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夢夫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曩昔所解多徇舊說為非

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逹文王周公秩滿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仕嘗謂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窺見聖人之本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得之幽閑寂寞疾病無聊之際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羲農以來下及春秋之末帝德王道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各就條理謂易主明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辯象畧辯

同論謂春秋主明書法大要在考覈三傳以求聖志之精而原
終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
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
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
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
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畧相似苟通其一
則可迎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
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
禮則謂鄭氏深而晦王肅明而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
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所
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羣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
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

注詆排百家與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罪思之學推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生平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學士李泂奉使過九江願執弟子禮受一經澤謝曰以君之才輟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不過筆授其義已耳若余則嘗百艱萬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邻于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邪理學宗傳云新安趙汸嘗見澤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問致思之要澤曰當以一事爲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少得蓋完養而無思無輕發可也後家貧且老不復能教授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饑澤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順帝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者僅十二三云

冊曰覃思著述本期有傳經學明嚮邇乃由天鄭芑所得僅存戔戔後學之憾不見其全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觥宋淳祐進士（名賢錄云觥無子以仲兄宣之子爲嗣即謙也）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履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其序履祥所著論孟考證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

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興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誑背賢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之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度數以補先儒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名賢錄云春秋有溫故管窺）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蠢以爲光卒則宋祚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嘗句讀

九經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點校儀禮視謬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仁宗延祐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百舍重趼至其教人也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四十年搢紳先生過者必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舉茂材與等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爲斯道

之隆替焉後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大方通鑑云謙病革猶正衣冠而坐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逝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先生
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
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熹世適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
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之學宮

冊曰道無南北學有淵源婺中四子世適一門踐履篤實
體用真純吾道在是俎豆勿諼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羈丱即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
溢弱冠閱宋儒真德秀讀書記慨然有志爲已之學嘗以持敬
致知之說質之同郡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義由是心志
益廣造詣益深大抵務在發揮義理而以闢異端爲先務登英
宗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丞調寧國路錄事遷池州建德尹

所至有治聲中書左丞呂思誠侍御史孔思立薦之朝名爲國子助教尋遷博士其教一本朱熹之旨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諸生咸自以爲得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于家嘗以謙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師道爲之序曰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而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亚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間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

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于朱子灼見其謬汛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焉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白雲先生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閒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諸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人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

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刪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发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救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確疑辨惑如王

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其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辯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

程端學字時叔浙江鄞縣人登英宗至治辛酉進士授仙居丞未上改國子助教動有師法學者以其剛嚴方正咸畏憚之遷國史院編修官命未下而卒生平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于是徧索前代說經者凡百三十家獨宗程朱之論輯諸說之合經者爲本義三十卷訂三傳之不合經者作辨疑二十卷今不傳又推本其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六卷以傳授諸生其敘曰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

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昭名分正上明下順民從外附民志既安姦僞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洊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若郝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襃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

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助趙伯循匡陸伯冲質孫大山復劉原父敞葉石林清臣陳岳輩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本中鄭夾漈樵呂朴鄉大圭李秀巖燾戴岷隱溪趙木訥鵬飛黃東發震趙滄浦孟何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求冣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采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已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以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

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繼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
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
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爾
順帝至正三年浙東廉訪使慶喜上其書于朝命慶元路儒學
版行天下　兄端禮字敬叔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暢大義先
是南宋間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端禮兄弟皆從史蒙卿游以
傳朱子明體達用之旨仕爲衢州路教授時人有二程之目著
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之頒示郡邑校官

　冊曰春秋大義意主尊孟子以來諸家宗此程公新裁
　克己復禮學不苟同亟可經世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
副提舉薦入國學明宗在潛邸選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

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爲君命於家爲
叔父命何可違也此行未必非福若向京師發一矢史官必書
太子反不可悔矣左右惡其言遣之歸居陋巷教子弟文宗知
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
尹皆不就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何以仕爲順
帝至正間朝廷重選守令浙帥泰不華舉爲平陽沁水縣尹亦
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適陽爲痞瘂不與人接生平好讀
周易終日堅坐或問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
有木雲集若干卷

續弘簡錄卷三十二終